鲁引弓：我的“小”不同于《小时代》的“小”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吴瑕

《小别离》原著作者、资深媒体人鲁引弓携“中国教育四部曲”丛书(《小别离》《小舍得》《小欢喜》《小痛爱》)亮相深圳书博会，此系列小说聚焦“低龄留学潮”、“教育抢跑与教育生态”、“教育公平”、“爱的缺失与爱的教育”等教育话题，全景式再现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带领焦虑的中国家长们来一次放松的“深呼吸”。

我反思教育，但读者更关注亲子话题

羊城晚报：您最开始创作“教育四部曲”的契机是什么？

鲁引弓：我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写第一本《小别离》的。那年8月底的时候，我去浦东机场送朋友，在机场看到很多年纪很小的学生在和爸妈告别，那个时候正好是欧美学校的开学季，传说中的留学潮就近在咫尺。这种别离很触动我，因为这些孩子的年纪都很小，人数还这么多。

当时有一位中年妇女泪流满面地从我旁边走过，我很少看到陌生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看到有的孩子过关后头都不回地往前走，我估计那孩子一回头可能也会流泪，所以就很倔强地往前走。就是这个偶然的场景让我开始创作《小别离》。

写《小别离》的时候也没想到会写四部曲，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我之前是一名记者，一直在报社工作，创作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创作。2013年写了《小别离》，那时也不会想到我以后的创作重心会放到教育题材。我以为自己会选择职场文学、青春文学这一类，因为我在职场工作多年，身边又有许多年轻人。但写了《小别离》后，开始身不由己被教育题材牵引。《小别离》发表之后，包括影视剧拍出来之后，让我收获了很多读者，他们经常通过微博、微信来和我互动，我就感受到这种题材的需要度。来自于公众的关注度让我感觉到文学是被需要的。

羊城晚报：您的“教育四部曲”写作是如何展开和延续的？

鲁引弓：我是从反思教育的角度来写《小别离》，但读者的侧重点和我不同，他们看的更多的是亲子话题，教育只是背景。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亲子问题里面有很多他们想要解决和分享的痛点，这些被我写出来了。比如说《小别离》里面有句话：“世上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指向别离”。这句话是我偶然写下的，结果成为《小别离》最打动人的一句话。

因为《小别离》，我发现文学还是被很多人关注的，因为说到了社会的痛点，说到了读者的需要，他们会与我产生共鸣，加深我这方面的思维。亲子问题在当下的迷茫推动我去继续关注这些话题，所以接下来就写了《小欢喜》。

《小别离》是以中考为背景的，选择在国内学还是在国外学？由此带出别离的话题。《小欢喜》是由亲子话题引出高考和18岁的概念，这其实也是一种别离。高考结束后，不管你考得好不好，18岁了就一定会离开这个家，甚至越走越远。18岁出门前是一家人最后相依的阶段，但是刚好又撞上了中国非常艰难的高考，所以这是亲子共同面对高考这道坎的话题。

《小舍得》的写作动机就更直接了。我从广州回杭州的高铁上，随手转了一个关于广州教育培训机构的系列报道，焦虑的家长们花了很多钱在培训机构。结果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满满的跟帖，甚至深圳、北京的家长都来跟帖，说让我写写小升初、写写孩子是怎么补课的，微博上很多学生也经常跟我互动，让我写写他们的辛苦。我也突然明白，这些孩子虽然被关在各种培训班里，业余时间很少，但是青少年的天性，热血和对青春的本能是很强烈的，所以希望我能写写他们跟父母在观念上的相爱相杀，他们对体育的热爱，他们对自由和选择的渴望，所以我就连续写了《小欢喜》和《小舍得》。

我这个年纪去写教育题材，一开始确实没有什么意图，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大了，所以是偶然进入这样一个题材和领域，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焦虑，特别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深呼吸”。整个过程是从偶然到不自觉，到半自觉，再到有意识地去开拓这个题材。

羊城晚报：您的书名中用到的“小”的概念，与当下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小时代》的“小”不同。当今时代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小时代”，与您读书时的文学氛围有很大区别，比较注重个人体验，您对这方面是如何看的？

鲁引弓：我自我感觉跟他们不一样。首先，我的“小”是指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是青少年、小孩。第二，这个“小”其实是个体叙事，小老百姓的叙事，是接地气的意思，跟《小时代》的“小”不一样，是落到千家万户、每个屋檐下的叙事。第三，更重要的是想从小的一个切口进入，写出一个大的社会话题，比如教育这样的大话题。用“小”来蕴藏“大”，与完全微观的、讲个人的小叙事不一样。

这个过程中，我对教育题材、对各种不同的人物的理解越来越深，觉得有无数的故事，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契合了大时代，所以我这几本小说全部以“小”字命名。“小”映照了这个大时代，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命题，这样的命题也是关注未来，孩子的未来，千家万户的未来，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

鲁引弓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现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

为什么我会成为幼儿教育的“神预测”

羊城晚报：您之前一直做记者，媒体人的写作与文学创作是不一样的，您当时是如何适应的？

鲁引弓：我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新闻主义文学写作”，几本小说的写作素材，尤其像《小舍得》《小欢喜》这样的题材，90%以上来自采访。如果不采访，尤其是小说核心人物的素材，如果不来自现实，我写作就没有自信了。素材来自生活，“有源之水”，这样的逻辑会给我提供自信，这是我觉得媒体和文学创作一致的地方。文学的“当下感”，需要你的笔触、心理和视野是向外的，不仅仅是面对自己。

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新闻需要得出一个结论，但文学不是，否则就主题先行了。文学需要跟着每个人物的立场走，对每个人物都要“魂穿”，用“魂穿”的方式去解决代入感，而新闻不需要代入感。举个例子，曹雪芹同时写这么多女性，王熙凤和林黛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覆盖所有的女性，他必须跟着不同的女性往前走。作家必须顺着人物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让各种观念去交锋，才会有人性里的爱恨。

小说解决的问题是，让读者用他人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去把每个人的生活过一遍，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的代入感去体验，把他人的经历、经验吸收到我们自己的思维里。

羊城晚报：《小舍得》中关于整顿奥数杯赛和校外培训机构的描述被称为“神预测”，您个人认同这个说法吗？

鲁引弓：认同。我去年上半年写《小舍得》的时候，还没有整顿奥数杯赛和校外培训机构，结果我写完之后，今年两会就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接下来各地就开始整治奥数杯赛，再后来又整治不合规的培训机构，最近又开始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这些我都写到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我“神预测”。

我的小说里面不是预测，是直接当情节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测”？实际上是因为我在采访过程中触及到了规律，那些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必然长久不了，我们必然会有一次反思。特别像幼儿园“小学化”这样的现象，这是不符合成长规律的，是对幼儿智力残忍的提前开发。我在小说里写的情节是符合人物的逻辑的，人物写着写着他们就往前走了，高兴也好，悲伤也好，他们会带着我往前走，这时候就会看到某种规律的、必然的东西，我只是把这种规律的、必然的东西写出来了。这种“预测”实际上是来自于采访、来自于生活，也是记者的优势。

羊城晚报：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就这方面的作家来说，您比较喜欢或者看得比较多的是哪一位？

鲁引弓：其实我都会看，读书的时候看得比较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苏俄作家的，因为这里头有人文关怀，这人文关怀跟我后来做记者也很接近，记者的报道强调的就是人文关怀。后来又对法国文学和拉美文学感兴趣，马尔克斯就是记者出身的，他的写法不一样，但他的素材都是来自现实，只是处理的时候魔幻化了。这些作家的作品都能看到一个大时代，我都很喜欢。

“父母皆祸害”只是一种情绪释放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写的亲子关系，有您自己的经历在里面吗？

鲁引弓：我自己的经历很少，我个人的经历要撑起这些小说是不够的。我以前当记者跑的就是文教科卫的线，后来又分管科教部，经常听跑教育线的记者说这方面的新闻。10年前留学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主要是一些有钱有资源的家庭，最近这五六年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记者说他到高中采访，有些学生读着读着就不来了，说是准备留学了，留学在普通人家也开始普遍了。

这种现象看似正常，但实际上违背了常理，因为孩子年纪很小。这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留学潮都不一样，从詹天佑那个时代，到50年代的留苏潮，再到80年代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美国去，都和现在这波留学潮不一样。这些学生年纪特别小，这里头就有悲伤的、很触动人的东西。

羊城晚报：现在亲子关系、教育问题被很多不同领域的人关注，我们看到自媒体平台有一些说法，比如“父母皆祸害”、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切割，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鲁引弓：这些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只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什么都是由父母决定”的抗议。这一代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处于父母过多管束的环境中，父母会用自己的社会经验来给孩子“抢跑”“抄近道”。孩子在学业上被掌握、生活方式上被决定，他们成长过程中会觉得很压抑。初、高中的老师跟我说，从幼儿园开始培训的孩子，到高中往往对课业一点兴趣都没了，他们虽然也会尽职地学好、考好，但他们的兴趣没了，而且他们会怀疑自己成长的意义、活着的意义。

“父母皆祸害”在豆瓣等论坛出现，其实是一种情绪，未必是要淡化亲情，他们想要扯断的是绑架式的亲情，但实际上是扯不断的，因为亲情还包括父母对孩子的爱、天生血缘的东西。这些负能量体现在自媒体上，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表达方式，表达对父母不放手的抗议。这里也给父母一个提醒，要注意孩子成长过程中放手的程度。

传统出版社探索新思维 着力开发高端研学团

是主动创新还是等待淘汰？已有67年历史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又作出了新尝试，该社创研中心经过精心筹备，暑假期间一口气推出三大研学活动，分别是“华南虎保护之路夏令营”、“探秘蝙蝠夏令营”和“名师讲堂·文化研学营(北京站)”，其中第一期已经成功举办的“华南虎保护之路夏令营”和“探秘蝙蝠夏令营”，均获得学生和家长们的好评。尤其是“探秘蝙蝠夏令营”十分火爆，其报名通道一开通，20分钟之内四期就全部报满。

最重磅的“名师讲堂·文化研学营(北京站)”现正在接受报名中。(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咨询83794490)

给孩子们打造一生难忘的回忆

“我们要给孩子们打造一生难忘的回忆。”“名师讲堂·文化研学营(北京站)”营长、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研中心主任黄洁华这样对本报记者表示

“名师讲堂·文化研学营(北京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研中心在今年暑假举办的最重量级的研学项目，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与文化名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黄洁华和创研中心其他成员利用十多年在出版业积累下来的深厚人脉，邀请到了央视百家讲坛名师纪连海、知名作家肖复兴、北大历史系副主任何晋担任文化研学营的授课教师，而研学营的带队老师则是广东高考语文作文改卷组教师郭春曦，随团老师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研中心的资深出版人。黄洁华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星光荟萃”的导师团，在研学团中是十分少见的。

“名师讲堂·文化研学营(北京站)”的举办时间是8月20日—26日，参与者既可以从广州出发，也可以从其他城市出发，到北京与团友汇合，既可以学生单独参加，也可以和家长一起参加。

北大老师讲北大的那些人和事

据黄洁华介绍，此次研学营活动的行程安排可谓是“独一无二”。活动首日，将在书香浓郁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书店，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何晋作一场主题为《寻访北大——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讲座，何晋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最后直到工作，都一直是待在北大，所以对北大的历史掌故十分熟悉，他本身著有《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因此他讲出的北大的那些建筑、人和事，都是深入且有根据的，通过何晋的讲授，可以让孩子们近距离体验这所中国最高等学府的文化底蕴和弘雅气韵。

黄洁华还告诉记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学营举办期间，正值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期间，外来人员均不可入内，所以研学营在这个时间里在北大举办活动，相当于“专场游北大”。

肖复兴教你从生活中发现作文的奥秘

作为一家以出版图书为主的单位，写作必然成为其重点关注事项之一。黄洁华告诉记者，研学营还邀请到了原《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知名作家肖复兴为孩子们讲写作，“题目就定为《生活与写作的奥秘》，肖复兴将以其丰富的阅读与写作经验和厚重的创作实力，从不同层面生动风趣地讲述了生活与写作的紧密联系和创作技巧。让孩子们从生活中发现写作的奥秘。”

黄洁华介绍，肖复兴在讲授写作方法上经验丰富，他的读书写作方法让很多学生受益。他曾谈到两种读书方法：拆卸法与对比法。读书好比面对一台机器，一个一个零件拆开，再一个个组装上，从中可探索到好作品的写作经验；找出两篇写法相近的文章对比，学习其写作手法和经验。除此之外，肖复兴还提到如何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认识、抓取有意思的写作素材，通过对生活的观察经历，多思考、多用心、多读书，必能提高写作水平。

郭春曦揭示高考作文高分策略

此外，带队老师郭春曦的《高考作文秘笈》分享会也是本次研学营的重磅内容。作为广东高考语文作文改卷组的老师，郭春曦对历年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了如指掌，他将结合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亲自指导写作。

黄洁华还透露，此次学生本营研学成果(习作)经专业指导后，将结集成书，正式出版，对于学生的个人简历来说，这无疑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据了解，此次研学营还专门编写了系列专业研学教材、研学手册、课外读物。

纪连海畅谈恭王府

在感受了高等学府文化氛围后，北京著名历史景点恭王府、国子监、孔庙、雍和宫也将是此次研学“打卡必游之地”。而关于历史文化这一块的讲解人，研学营邀请到的是央视《百家讲坛》上的名师纪连海，他会和研学营的营友们面对面畅谈恭王府的那些历史故事，解密清朝名臣和珅的传奇人生。

据介绍，纪连海的讲解将改变和珅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固有形象。在多数人眼中，和珅是一个靠溜须拍马为生、自私贪婪的大贪官，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和珅为四库全书总裁官，才华横溢；曾管天下钱粮，经营有道。纪连海表示：“在现实中，和珅的人生可以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他。”

文可看千年历史，武可登千年长城

此次研学，还将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典藏博物馆，从古代珍贵文物、古典文献以及传世著作手稿中，梳理中国千年文化脉络，让营员们感受泱泱大国之深厚文化底蕴、文学与文字之恒久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据介绍，全程将由国博专业讲解员全程随队讲解，将我国历史文化的点点滴滴详尽地展现在参观者面前，而且参观前，老师们还会将相关资料发给营友，以便他们提前了解相关历史和文物知识，这样在现场就可以和讲解员作更深入的交流。此外，研学营还有慕田峪长城一日游的安排，慕田峪长城被称为是北京一带风景最秀美的一段长城，所以这次的“登长城”，将给营友们带来非同寻常的体验和感受。

当然，作为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研学营，一定会体现资深出版人的独有魅力。黄洁华说，研学营将带领学员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届时营友们不仅可以看到来自全世界的最新最棒的图书产品，而且有机会与中外出版界、文化界、知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直接交流。“加上有我们这些资深出版人在一旁讲解，营友们看到的、听到的、了解到的自然深入很多。”

老牌出版社试水高端研学旅行

作为广东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怎么会推出研学营呢？黄洁华告诉记者，我们的团队拥有十几年的教材教辅出版及教育活动组织经验。目前校内课程和校外活动之间未能建立起科学系统的联系，目前较为流行的自然观察和大语文类的活动纷繁复杂，课程设置和效果评估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加上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几年在肖风华社长的带领下，不断强调要求新、求变，她慢慢地就萌发出了打造高端品质的“研学营”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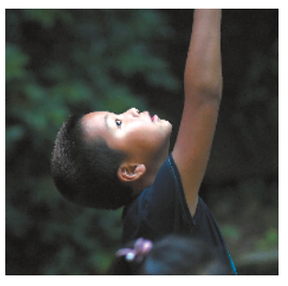
社长肖风华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于是在2018年3月，就成立了创研中心。上半年创研中心一共推出三个研学营，除了名师讲堂外，还有“华南虎保护之路夏令营”和“探秘蝙蝠夏令营”，希望通过这些夏令营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开阔视野，对自然、对文化、对生命拥有丰富的、直观的感受和认知。

探秘蝙蝠，这个夏天好刺激

7月24日，“探秘蝙蝠夏令营”开始了第一次探险。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研中心推出的“探索自然系列夏令营”中的一个。

我终于明白蝙蝠为何能如入无人之境了

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研中心主任黄洁华告诉记者：“‘探秘蝙蝠夏令营’共有四期，没想到报名通道一开通，20分钟内四期就全报满了。”据了解，现在已经举办了第一期，地点在广州动物园。开营第一课，就是请专业老师给孩子们介绍蝙蝠的基本知识，包括蝙蝠的衣、食、住、行，还包括蝙蝠是怎样利用流体力学、超声波等原理让自己“飞得如入无人之境”。



甲骨文原来并不难学

讲完自然知识，文化知识也不能少。创研中心专门邀请了甲骨文老师彭金龙和剪纸艺人陈小杰来给孩子们讲授传统文化。彭金龙从蝙蝠的“蝠”字入手，讲解“音同意相通，音近意相连”的道理，告诉孩子们古代甲骨文的由来、演变和含义，比如“蝠”字与“福”字的关系。彭金龙举例，由于“蝠”字与“福”字同音，古人很早就把蝙蝠作为吉祥物用于装饰艺术之中，蝙蝠是好运气与幸福的吉祥象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寓意。

通过老师生动的讲解，那些弯弯曲曲的甲骨文在孩子们眼里也不再陌生，而是变得亲近和有趣了。此外，现场还有文言文诵读、戏剧表演等环节，小朋友们纷纷化身“凤”“蝠”“麒麟”，在角色扮演中演得活灵活现。

摸一下小蟒蛇它可温柔了

本次夏令营还安排了“夜观动物园”环节，周围漆黑一片，只有在手电筒的灯柱下，才能看到一只又一只动物：犬蝠、蛞蝓、玛瑙螺、黑眶蟾蜍，一个个听起来较为惊悚的名字，但在急需探索动物奥秘的孩子面前，都显得有些可爱了。

“你要不要摸一下？”负责指导夜观的老师鼓励孩子们抚摸一条脾气温顺的小蟒蛇，孩子们一开始都不敢，但是看到老师轻柔地抚摸蛇的身体，蛇似乎很享受的样子，于是便大着胆子也去摸一下，“凉凉的！”一个小女孩忍不住轻呼了一声，接着其他的孩子也慢慢胆大了起来，后来，还有的小朋友大着胆子，敢把小蟒蛇托在手上。“原来它们这么温柔，以后我不害怕它们了，还要保护它们。”